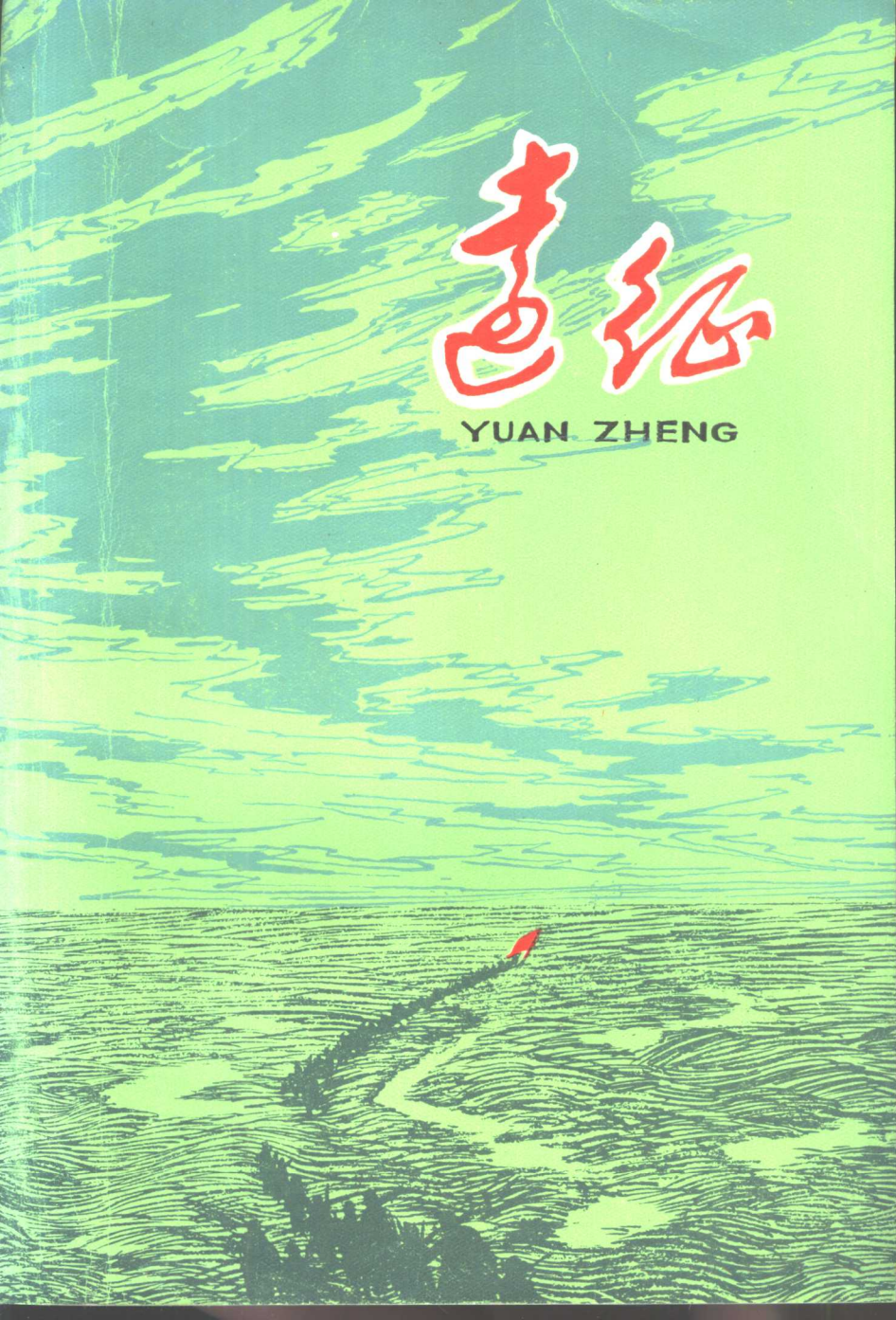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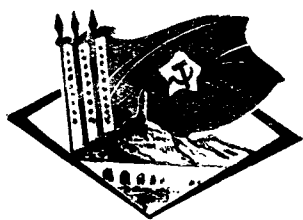


远征

YUAN ZHENG





长征

上海警备区政治部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远 征

上海警备区政治部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51,000

1977年7月第1版 1977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R10171·771 定价: 0.42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长征题材的短篇小说散文集，共收了十七篇作品。这些作品，描述了红军战士在毛主席率领下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表现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英雄气概，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王明、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的伟大胜利。

作品在长征中各个重大事件的背景下，展开了曲折动人的故事，塑造了一大批红军战士的英雄形象：其中有赤水之战中的木娃子；有金沙江畔的老船工；有雪山上青松般傲立的师长；也有行军途中迅速成长的小宣传员……他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性格，将教育和激励今天的少年儿童，鼓舞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继续革命，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前 言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每当我们吟诵起毛主席这气势磅礴的诗句，一幅宏伟壮观的历史画卷，立刻展现在我们眼前。长征，这震撼世界的壮举，你锻造了多少铁骨铮铮的英雄战士，你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那二万五千里征途上的每一行脚印，都是镌刻在历史丰碑上的金字，将在我们的心中永存！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我们是革命的接班人，我们为有自己英雄的革命前辈而感到无比自豪，我们分外地敬仰革命前辈的业绩。一九七五年底，正当全国军民隆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我们这些年青战士在部队领导的支持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同志的帮助下，开始创作这本小说散文集。我们学习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谆谆教导，我们走访两鬓银霜的老红军战士，我们翻阅有关长征的珍贵史料，在学习和汲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的同时，我们试图用自己的笔，记下那沧海中的一滴，献给少年朋友们。

可是，万恶的“四人帮”不许我们歌颂长征！他们躲在阴暗角落里恶狠狠地说：“小小的长征算得了什么！”他们恶毒地攻击宣传长征是什么“怀古”，是什么“为老家伙评功摆好”，疯狂反对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砍杀下，我们刚刚开始创作被迫中断了。千斤重石压在心头，万丈怒涛冲出胸膛，我们在心中一遍遍发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在鬼蜮横行，黑云翻滚的时刻，老红军和千千万万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仇恨满腔，坚信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

惊雷一声动天地，金风万里报佳音。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云开雾散，艳阳高照，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欢乐！现在真相大白了：“四人帮”为什么百般地反对歌颂长征？因为他们是一伙新老反革命分子组成的黑帮，他们要整个否定中国革命的红色历史，把中国拖回到地主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黑暗年代里去。

在那欢庆胜利的凯歌声中，我们又拿起了创作《远征》的笔。长征呵，我们从敌人对你的咒骂和围攻中，更加看到了你的光辉。斗争，更增添了我们歌颂长征的激情。我们又来到老红军的家里，老红军们笑逐颜开。他们乐呵呵地坐在毛主席、华主席的画像下，给我们讲述那难忘的远征……

今天，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的光辉节日来临的时候，我们把这本《远征》献给少年朋友们。它表达了我们毛主席领导的伟大长征的歌颂，和对“四人帮”的愤怒声讨。毛主席教导我们：“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今天，英明领袖华主席正率领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上进行新的远征。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学习敬爱的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榜样，不畏艰难，勇于斗争，朝着共产主义那灿烂的未来，一步一步地，前进！

上海警备区业余创作组

目 录

前言	(1)
----------	-------

难忘的深秋	钱 钢(1)
-------------	----------

愤怒的湘江	毛邦杰(10)
-------------	-----------

红旗展处	王秉钧(23)
------------	-----------

木娃子和机关枪	毛邦杰(36)
---------------	-----------

熔炉	侯阜晨(53)
----------	-----------

牵“羊”记	秦昌桂(72)
-------------	-----------

将来的主人	余金锁(88)
-------------	-----------

摇橹人	秦昌桂(101)
-----------	------------

火瓦寨的歌声	赵华生(113)
--------------	------------

激流勇进	余金锁(125)
------------	------------

我跟师长过雪山	赵华生(132)
---------------	------------

血染的哈达	徐明华(146)
草地号声	李慧俭(172)
我的入党介绍人	李 翔(184)
向北方	张晓林(198)
奠基的礼炮	钱 钢(207)
旗满会宁	王秉钧(215)

难忘的深秋

钱 钢

从天亮到现在，敌人狂轰滥炸一直没有停过。一架又一架意大利式重型轰炸机，象喝得烂醉的酒鬼，尖叫着，朝着我们的阵地轮番俯冲轰炸。碗口粗的树干炸飞了，坚固的工事炸塌了，整座山在摇晃。到处是滚雷似的爆炸声，腾空飞起的碎石、泥块，暴雨般地砸落下来。

“什么鬼打法！窝到这里，受气，挨打！”师长捋起了袖管，火辣辣地在骂。“前几次反‘围剿’我们是怎么干的？！嘿，偏偏这第五次……”

这第五次反“围剿”，红军的损失多大呵！这些日子，我亲眼看见我们的政委、参谋长，还有我们警卫班的小曾、小马……都壮烈牺牲了。而现在，我们的师指挥所又淹没在一片浓烟烈火中间。这都是因为王明路线排斥了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才使红军走上了这条绝路！他们推行什么“堡垒战术”，“短促突击”，让我们去和敌人拼消耗。仗没少打，血没少流，可是我们的处境却越打越艰难。什么“堡垒战术”，明明是树起靶子叫人轰，什么“短促突击”，简直是伸出脖子去挨揍！

指挥所里的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喂，是我！”师长把听

筒紧贴在耳朵上，又用手把另一只耳朵堵上。“什么？天黑的时候撤下来？……是！”

师长把电话机一推，大声叫道：“小牛！”

我一步跳到师长跟前：“到！”

没等师长开口，又是一声划破天空的尖啸。“快卧倒！”师长猛地把推倒在地下。一颗炸弹就落在不远。大地一阵剧烈的颠簸，泥土碎石重重地砸在我们头上。师指挥所被炸塌了。

我们费尽了力气从泥石堆中顶出来。只看见被敌机炸断的圆木歪歪倒倒地支撑着，焦乎乎地冒着烟。师长用力吐掉嘴里的泥沙，说：“快，到军团部去领急件！”

他说着，从身上摸出一个别针，心疼地，把我军装上划开的一条大口子别上。这时我才发现，我这件仅有的军装，已经破得象张网了，冷飕飕的秋风直从破口子里往身上钻。我看见师长的眼圈红了，他难受地扭过头去，又火辣辣地骂起来：

“前几次反‘围剿’我们是怎么干的？！嘿，偏偏这第五次……”

这是一九三四年的深秋。寒霜打落了野花。秋风摇动着遍山的芦秸，沙沙，沙沙地响。

我在通往军团部的路上急急地走着。眼前横着一条小河，我挽起裤管就下。多凉的河水呵，寒气象钢针似的扎到脚骨里，我不由地打了个哆嗦。

我想起了另一条小河。清清的流水，淙淙的响声，一亮一亮的水光，在河底的鹅卵石上闪动。呵，那是龙岗山下的小

河。记得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我担任警卫任务，跟着毛主席在龙岗踏勘地形，就是从那条小河涉水上山的。那是冬天，可河水决不象今天这么寒冷，而是那样温暖！

我清晰地记着那一天。第一次反“围剿”的战斗就要打响了。毛主席领导我们红军“诱敌深入”，大踏步后退，一直牵着敌人的牛鼻子，把他们引进了苏区。就在龙岗，毛主席为敌人选择了一只“口袋”，要在那里布下神兵神将，把敌人全歼！

毛主席身穿灰布军装，肩背细篾斗笠，斗笠上的红星格外鲜亮。他挽起裤管带领我们涉水过河，河水溅起一朵朵雪白的浪花。一想到就要在这里打一个痛痛快快的歼灭战，我们几个小家伙乐得呀，嘴里的歌子一支接着一支，哼个没完。

毛主席亲切地用手指点点我，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小鬼，当心叫石头咬破了脚！

“不怕，脚硬着哩！首长，您看，”我从水里抬起一只脚来，“这铜钱厚的茧，走路磨的！”

大家哄地一声笑开了。我知道大家笑的啥。记得刚听说要“诱敌深入”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家伙还闹过点情绪呢。我们心想：碰上敌人不打，反而大步地后退，让敌人大模大样地闯进苏区来，这多憋气！那时候，和我们一样想不通的同志还真不少，就连我们师长，思想也有点“那个……”为了说服同志们，毛主席不辞辛劳地大会讲，小会说，那天找我们师长谈话以后，还和我单独谈了心！现在我们可明白啦，打鱼得下网，消灭敌人要设下好阵地，怕走路可打不了歼灭战。我这满脚硬茧，就是在这次“诱敌深入”中间磨出来的。

毛主席笑着，喜欢地拍拍我的肩膀说：你不怕打烂坛坛

罐罐了？

“还怕那个？”我一挺胸脯，脆脆亮亮地回答说，“您不是说过吗，‘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我记得可结实哩。”

毛主席又朗声地笑了。笑声在山谷里传得很远很远。

几天后，我们就在龙岗打了个大胜仗，活捉了张辉瓒。

.....

.....

几年前的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自从毛主席离开了红军，我们吃了多少苦头哇！万恶的王明路线，污蔑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打法是“右倾逃跑”，他们推行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让我们蹲在“堡垒”里挨炸。他们要葬送红军，他们要葬送革命呵！

毛主席，毛主席，您在那里？

秋风从军装的破口子里往身上钻，我的手脚冻得麻木了。山道上，被风吹落的树叶在打旋。

军团部并不远，可是路不熟，又难走，真叫人心里上火。要是有个老乡带带路多好，可是山道上没有一个人影。

我想起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情形。那时候，我们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处处依靠根据地的群众，就象鱼游大海。运粮食，送弹药，抬伤员，做向导，哪样不是靠的人民群众！你看吧，热天里行军一路过村庄，儿童团的“打扇队”就围上来，为我们打扇，叫我们喝茶。姑娘们送来簇新的草鞋，还唱着悠扬的兴国山歌。多好听的山歌呀：

哎呀咪……

双双草鞋送红军，
一双草鞋一颗心，
穿上草鞋莫要忘，
同志哥，
英勇上前杀匪兵！

我们也唱着山歌回他们：

哎呀咪……

双双草鞋颗颗心，
乡亲们情意比海深，
敌人“围剿”定粉碎，
同志妹，
捉几个师长谢你们！

那一次反“围剿”，毛主席带领我们“等待战机”，在东固山区隐蔽了半个多月，由于充分地依靠了群众，没有走漏一点消息。敌人终于乖乖地上钩了。

这一仗打得真叫痛快！东固山里红旗翻翻，军号齐鸣。我们排空而下，杀声震天。缴枪的敌人摇着白手巾，山谷里只见一片白。

师长派我押送俘虏到军团部去。就在离军团部不远的路边，我又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正在和一个老乡谈话，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小鬼小鬼，快过来！

毛主席解下肩上的毛巾，为我擦去额上的汗珠，又欢喜地拍拍我的肩：小鬼，把俘虏留在这儿，你快上前方去吧！“是！”

我望着毛主席那和蔼可亲的笑容，心想，能打这么个大胜仗，都是毛主席指挥得好哇！

.....

.....

此刻，毛主席那亲切的笑容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毛主席叫我们依靠人民，可是王明路线却让红军远离苏区人民，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打“防御”。两种打法，两种结果，离开了毛主席，红军就要遭灾难，这是无数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教训呵！

毛主席，毛主席，您在哪里？

天黑下来，秋风更凉。风，把我的破军装吹得紧贴在胸上，我浑身象浸在冰水里。

我被树根绊了一跤。膝盖擦破了，火辣辣地疼，我咬着牙站起来。黑压压的山，黑洞洞的路，要是有一盏灯该多好！

我想起了一盏马灯。它在漆黑的山谷中闪动，象是镶嵌在山间。看见它，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看见它，红军战士就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呵，那是毛主席手中的马灯呵！

我见过那盏马灯。那是在第三次反“围剿”的行军路上。毛主席率领我们千里回师，要插到敌人后方去。当时，二十万敌人正分兵两路向我们逼进。那天晚上我们翻山的时候，左右方向两路敌军间隔不过二十华里，我们要从这个“牛角尖”里钻过去，情况十分危险。行军队伍在山道上停下了，我们接到了原地休息的命令。

森林深处，亮起了一盏马灯。我和师长走近一看，呵，

毛主席、朱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正席地而坐，凑着灯光，在一张军用地图上指指点点，研究着什么。毛主席那样泰然若定，仿佛不是在紧急时刻研究军情，而是在同总司令、参谋长下着一盘象棋。看见毛主席，我刚才紧张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不一会，毛主席和总司令、参谋长站了起来。队伍又继续前进了。毛主席手拿指北针，亲自开路，带领我们在漆黑的林子里穿行……。在毛主席的率领下，我们顺利地钻透了“牛角尖”。回师兴国，摆开战场，敌人的“围剿”又一次被我们粉碎了！

.....

.....

而现在，黑压压的山谷里没有灯。秋风掀起遍山的松涛，呼呼的松涛，仿佛在唱着一支悲壮的歌。

毛主席呵，毛主席，红军多么需要您来带路呵！

我终于赶到了军团部。军团部一片繁忙。译电员拿着电报进进出出，几只电话机的铃声此起彼落地响着。首长把一份“战略转移”的命令交给我，并让警卫员护送我回去。首长的警卫员告诉我，由于我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红军就要撤离苏区了。当时我们还没有想到，“战略转移”，这就是万里长征的开始呵！

就要离开苏区了，就要离开这块生我养我的红色土地了，一想到这，我就忍不住鼻子发酸，眼泪往外涌。离开了毛主席，我们就象失去了爹娘的孩子。前面不知还有多少险山恶水，

炮声在响，黑烟在滚，毛主席呵毛主席，您快来救救红军吧！

我们师很快开始了战略转移的准备。大家的心里都象拴了个铅块，眉锁着，嘴咬着，没有笑容，没有歌声。

我补着那件鱼网般的破军装。那天到军团部的一路上又挂破了好几处，横竖补不成个军装样了。深秋的后面就是冬，穿着这样的衣服，能上路么？

这时，象是从乌云的隙缝中射出一线阳光，不知是谁在高声喊着：“喂，赤卫军给咱们送棉袄来罗！”

真的，抬眼望去，一队赤卫军战士挑着一捆捆崭新的灰布棉袄向我们的驻地走来。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一捆捆崭新的棉袄，凝聚着后方同志多少心血！

发棉袄的时候，师长把一件小号的塞到我怀里。他问我：“你知道这是谁给我们发的棉袄么？”

我摇摇头。

“是毛主席！”师长感慨万分地说：“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攻击毛主席，排斥毛主席，可是毛主席依然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为红军操劳，这是多么崇高的品质呵！”

我深情地打开棉袄，崭新的粗布，密密的针脚。蓦然，我的目光在棉袄夹里贴心窝的地方停住了。那里，红线绣着三个光彩夺目的大字：毛主席！这一定是缝棉袄的姐妹们绣的，老区人民在嘱咐我们：永远记着毛主席，永远跟着毛主席呵！

出征的号角，震荡着群山。红军离开苏区，向着彤云密布的远方挺进。乡亲们扶老携幼，站在桥头，站在树下，站在路边，一程又一程地送别。我们又看到了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

那些白发飘飘的大娘，那些两鬓苍苍的老爹，那些热心的大嫂、姐妹。过去他们送别，是送我们跟着毛主席去打胜仗，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张笑脸，听到的是一阵阵歌声，而今天大家的眼里都噙着泪花，千言万语噎在喉头。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再见了，亲人，再见了，苏区，乌云总要驱散，胜利定要到来！

走出苏区的那个晚上，我们在一个小村庄里宿营。秋风飒飒地吹着，一阵更比一阵紧，一阵更比一阵冷。茅屋里，草堆上，我裹着新棉袄睡着了。毛主席——那三个红线绣成的大字紧紧贴在我的胸口。

我裹着新棉袄睡着了。新布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仿佛是太阳照在我的身上，我感到那样温暖。我的眼前恍恍惚惚地出现了一片红光，象是耀目的火焰，又象是灿烂的云霞。在这片红光中间，走过来一个身材魁伟的首长，瞧，他身穿灰布军装，肩背细篾斗笠，斗笠上的红星格外鲜亮。他涉过一条小河向我们走来，河水溅起雪白的浪花。呵，是我们日夜想念的毛主席！他走到我们队伍的最前面，手拿指北针，亲自开路，率领我们向前！……